

前言

乡土写作是中国文学一道靓丽的风景线,乡村题材的散文类作品近年来亦有不少,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新书《慢时光,牵牛而过》即属此类。本书作者宋长征是一位乡村理发师,他的散文以一缕乡愁为线索,以一叶草、一粒粟、一扇窗、一把锄为着眼点,深切地表现出对农耕文明的怀念,从中亦体现出对乡村文明、文化的传承。本报特刊登三篇短文,以飨读者。

水中的红蜡烛

正值秋天,我在村前的小河里捉鱼,野菖蒲在哗哗的水流声中生长,鱼戏菖蒲东,鱼戏菖蒲西,鱼戏菖蒲间,让我无可奈何,只好快快地走上河岸。这时的风被夕阳染红,野菖蒲的倒影在水面上晃动,藏在里面的鱼儿们有些倦了,决定不再和我玩如此低智商的游戏,恹恹睡去。

野菖蒲,也叫蒲草,水烛才是它的正名,水中的红蜡烛。我需要这样一枚燃烧的红烛,走在夜幕下回家的路上,四周,蛙声起伏跌宕,一束束红烛的光影摇动,照亮一个乡村少年的孤独时光。

老祖母最喜野菖蒲,过了霜降将蒲草收割,放在阴暗的小仓房里阴干。祖母有祖母的小九九,有关野菖蒲的结绳记事,能结上长长的一大串。坐在灯光下搓绳,将一根根微润的菖蒲编结成长长的绳子,像时光有了具体的形状,拴在手里,实在,经久耐用。用蒲草编织成圆圆的草筐,主要是用来盛放新做的馒头。那时家贫,馒头可算是过日子的上品,祖母把草筐挂在屋梁上,就把我的心思也高高悬挂了起来。

家里用得最久的物件,当属祖母用蒲草编织的草墩子,松软,结实,可谓坐望夕阳,享受桑榆晚景的最佳伴侣。直到现在,每每想起祖母,我就会想起那只松软的草墩,好像祖母在那只蒲草做的草墩上静静坐了一个秋天。其间,霜花如何落下,雁阵如何南飞,都被祖母编在了那只草墩里,以供后来的我们怀念。

菖蒲本为野生,风姿绰约,守望于水

湄,后来却被收进尺幅山水。有关菖蒲种植的记载,诸多古籍中皆有。宋吴恽的《种艺必用》里说:“菖蒲,初种在圆石之上,一再移于好石之上,乃细而不粗。”明朝王象晋的《群芳谱》也说:“芒种时种以拳石,奇峰清漪,翠叶蒙茸,亦几案间雅玩也。石须上水者为良。根宜蓄水,而叶不宜近水。”

这是微缩版的菖蒲,更有一份与文人雅士有关的灵性:“石上生菖蒲,一寸八九节。仙人劝我餐,令我颜色好。”就连清末翰林吴增甲也说菖蒲为仙家之品。

如此对比,我们村的菖蒲就显得大气起来,一到夏天,浅滩上的野菖蒲葳蕤丛生,有翠鸟在其间织巢,有水蛇在其间曼舞,有鱼儿在蒲叶间嬉戏。

菖蒲可做饼,就是名字叫的有些吓人,听起来不够清雅,叫作神仙富贵饼。林洪说,把白术切成片,与菖蒲同在沸水里过一遍,晒干,碾成末,各取四两,加干山药粉、白面各三斤,以炼过的白蜜和起来做饼,晒干,等客人来了蒸着吃,或者做羹汤。

菖蒲竟然与富贵搅和在一起,起因大略来自《梁书》中的记载:萧顺之之妻怀孕时曾在庭前看见菖蒲花开,光彩灼灼,于是取菖蒲来食用,然后生了个儿子,就是后来的梁高祖。

我们村的菖蒲没有那么好的运气,只是亭亭地长在老河滩上,擎起一根根红蜡烛。红,代表日子红红火火,已经足够。

针头线脑说筐箩

说的是针线筐箩,大肚能容,像一弯乡村的湖,闪着针尖挑起的月光、丝线串联的雨珠,以及母亲手指上的顶针对遥远的青铜时代的眷念。

我熟悉母亲的脸庞,从青年时的皎然如月,到年迈时的布满沟壑。在每一条母亲独有的褶皱里,都珍藏着每一个儿女成长的履痕。多年以后,当你面对一只孤单的旧时筐箩,思念还会穿针走线,想起那些单薄的光阴。

筐箩代表着乡村妇人的手艺,里面盛放的可能只是日子的断简残篇,但就是这些简单的针头线脑,充当了有米可炊里少得可怜的米粒。

前院的三嫂,其实小不了母亲几岁,拎起一件稀奇古怪的物件让我来猜:短而敏捷的两只耳朵,黄白交错的花纹,尖利而夸张的牙齿,脑袋前面三横一竖,是我几年后才在乡村学校土泥台子上学到的“王”字。那是一只老虎帽,后来我戴了好几年才舍得丢掉。实际上一生从未丢掉,只要想起,就会看见一个憨憨笨笨的孩子,走过村庄的角落,穿过月光,抖落一身尘土,像是刚从在原始洞穴的蛰伏中醒来。

用来编制筐箩的是老河滩上的杞柳,柔软的枝条漫过一阵夹杂着水草气息的晨风。在乡下,土地是柔软的,树的枝条是柔软的,母亲的心是柔软的。母亲手拈一缕细细的丝线,串联起那些柔软的时光。“筛筐箩,打场场,磨麦子,看姥娘”,就连筐箩里的童谣,也柔软得让人心疼,仿佛闭上眼睛就能触摸到柔软的陈年往事。

我家兄弟姐妹多,母亲的筐箩里常常有各种花纹的布头,都是从集市上的缝纫摊子

搜罗来的。那时家境贫寒,破旧的衣裳不舍得丢弃,母亲就用那些碎布头,牵针引线,密密缝补,抵御风寒。偶尔,母亲也会给姐姐们缝制沙包(类似毽子,乡下女孩子用来投掷),给我缝制土气的布老虎,里面填以麦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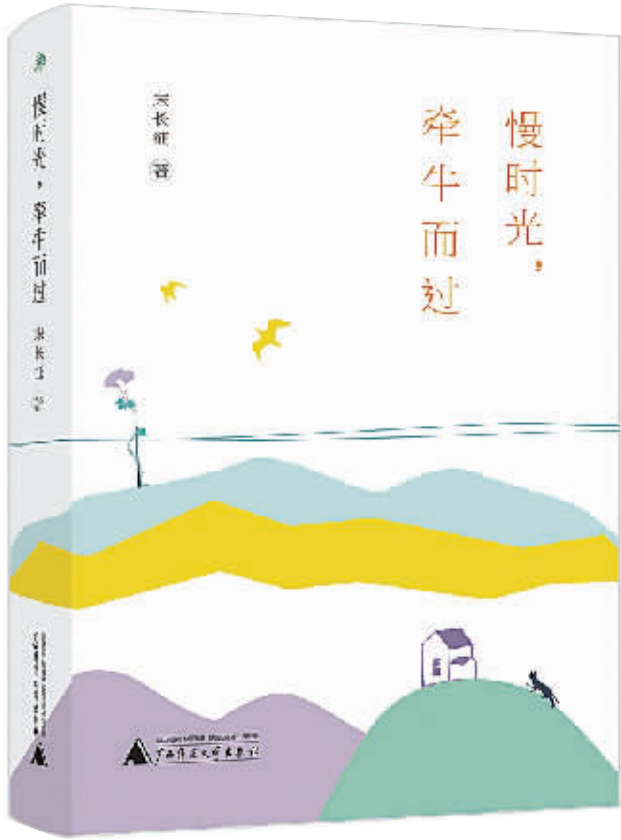
我想,也只有乡下的母亲,才能将一只筐箩的功用发挥到极致。

同样的筐箩,在唐朝的月光下静默。50岁的溧阳县尉孟郊,走在离家漂泊的路上。往事钩沉,居无定所的生活更是对母亲的思念。这时的筐箩承载着一个人的宦海浮沉,也承载着游子柔软的乡愁。“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”作为亲情与故土的维系,让筐箩多了一份质朴的人文关怀。由此可见,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并非云山雾罩故弄玄虚,针头线脑铺陈的叙事风格,往往更容易撼动内心。

《红楼梦》里筐箩作为道具出场,有法器的功用。“两个姑子先念了佛偈,然后一个一个(豆子)的拣在一个簸箩内,每拣一个,念一声佛。明日煮熟了,令人在十字街结寿缘。贾母歪着听两个姑子又说些佛家的因果善事。”每一个豆子就像一句偈语,大珠小珠落筐箩,有福寿连绵不尽之意。

走在乡间,我还时常能听见走村串巷“翻筐箩,翻簸箕”的吆喝声,大多是南方竹器匠人。翻即修理。一只筐箩经历过唐朝的月光、宋时的风雨,已沧桑了容颜。母亲走后,落寞的针线筐箩和一些杂物堆放在墙角,空空荡荡。

那根挑月的针呢?那些串联雨珠的线呢?想必已追随母亲而去,再也无法和一只旧年的筐箩心手相依。



《慢时光,牵牛而过》封面。

夜雨剪了一把春天的韭菜

我一度不怎么喜欢吃韭菜,怕烧心。母亲则不同,后院里种了一畦韭菜,说话间就拿了一把剪刀剪回来。“夜雨剪春韭”,是老杜的诗句,在我听来更像是母亲踩着清晨的露珠,剪一缕春天的味道,也剪了一幅我永生不会遗忘的记忆剪纸。

剪纸上,是一畦水灵灵、绿油油的韭菜,清晨的鸟鸣散落,蟋蟀蹚过沾着露水的韭菜丛林,母亲的身影在初春的光影里闪动。我弯下腰,剪断的齐茬上似乎有泪,是韭菜在喊疼,还是有关幸福的泪水滑落?

“正月葱,二月韭”,是说初春的韭菜最为可口,也最适宜人体需要。我母亲不懂,我的归来或离去才是母亲心中的节气。母亲把剪来的韭菜淘洗干净,做韭菜盒子,两面煎至金黄,入口鲜嫩;也做菜托,掺入泡软的粉条,打入生鸡蛋,像鞋底,一分三四,吃到齿颊留香。包饺子,是母亲操持一生的手艺,逢年过节,或者家人团聚在一起,母亲都会张罗着包一顿韭菜馅的饺子,有团圆之意,更有融融暖意。

韭菜又叫阳草,含滋阴补阳之意。手脚冰凉,小腹冷,腰膝酸软或月经不调者可以多吃。这是韭菜的恩惠,也是大地之母浓情的赐予。我常想:如果没有了这些乡村植物,记忆里是否会一直空旷苍凉?我们流淌的血液会不会失去温度,身体如岩石般冰凉?

《齐民要术》里有记载如何种韭菜,说集市上买来的韭菜子,可以先试试发芽率:用小铜锅装水,放些韭菜子进去,在火上稍微那么一煮,过不多久生出芽来的,就是好种

子。我看大可不必,我们村很多家后院都种韭菜,春头上拆开纠结在一起的韭菜根,移植到自家菜畦里,不出三个月就能吃上鲜嫩的韭菜。

老杜的“夜雨剪春韭”一句作何解,尚存在争议。一说是雨夜里像我母亲那样剪一把春天的韭菜。有关此说,亦有异议。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中说,此处的剪是指在屋里炸韭菜时,用剪刀剪去末梢而已。林洪此说不能说全无道理,以常理度之,似无必要非得在下雨的夜里冒着泥泞去菜畦里割韭菜。一说与《琼林》记载的“林宗自种畦圃,友人范逵夜至,自冒雨剪韭,作汤饼以供之”场景相似。要我说这些争论都没有必要,一畦春天的韭菜怡然长在夜雨里,代表绵绵不断的情义,不妨把夜雨作为主语,手持一把虚无的剪刀,更剪更生更见新绿。

杨凝式的《韭花帖》可算是“草木《史记》”里的绝唱,其格调高过众多奇花异草。杨凝式,字景度,号虚白,陕西华阴人,自称“杨疯子”。《韭花帖》里说他午睡醒来,恰逢有人送来韭花,食后觉得味道鲜美,就情不自禁写下了这被称作“天下第五行书”的帖子。其功在韭菜。

母亲在时,秋天必以韭花做菜,骑三轮车十几里地给我送来。有青椒、黄瓜、捣碎的鲜姜、韭菜花,食用时佐以小磨香油。而今又是秋天,只见后院草木荒芜,间杂几束纤弱的韭菜花,一只落单的蜜蜂在孤独飞舞。

夜雨剪走了一把春天的韭菜,我心底的那畦思念却更剪更生更浓。

(摘自《慢时光,牵牛而过》,宋长征 著)